

## 与树为邻

□高芳菲

我居住的院里种了许多树，有国槐、女贞、芭蕉、石榴、枇杷……其中有棵国槐，正好就在我的窗前，只要打开窗子，就能轻易摸到它的枝叶，还能清楚地看到树上各种鸟儿的万千姿态。

这棵有着上百年树龄的国槐，树干粗壮，树冠硕大，粗粗细细的枝丫一层层展开，像把大伞。树下不仅是大家的避暑胜地，也是邻居下象棋对弈的“阵地”。

寒冬时节，当大槐树的叶子落尽，光秃秃的枝干便裸露出来。我站在窗口，能看到高高树杈上托着的鸟巢。我猜想，那鸟巢是小鸟“麻布罗”的家。事实上，这棵树上并不止这一种鸟，还有花喜鹊、灰喜鹊、杜鹃、百灵、画眉等，以及好多不知名的鸟儿。

闲暇时，我会趴在窗口看树，也看树上的鸟。大槐树既是我仰慕的对象，又是鸟儿歌唱的舞台。冬天的时候，鸟儿没有树叶做掩护，一举一动都会暴露出来。有时候，我会看到鸟儿抱着树枝猛啄几口，像是在发泄情绪；有时候，又看到鸟儿一动不动地发呆，像是在思考什么；有时候，看到鸟儿歪着头，尖尖的嘴巴在树枝上来回蹭，像是要把嘴巴磨得更锐利；

有时候，鸟儿挺胸撅腩在大树上放声歌唱，受其感染，我也会跟着它们的节拍高唱“大树妈妈个儿高……”真的，我感觉眼前这棵大树就像妈妈一样，她慈爱、包容、乐观、勇敢、担当，积极向上！

在万物争春的季节，大槐树不急不躁，它沉稳地看小草发芽，迎春开花。当院子里其他树木都发芽了，它还沉默着不见动静，一副大智若愚的派头。这时，鸟儿依然喜欢落在它上面叽叽喳喳，似乎也在等待着什么。渐渐地，大槐树的枝条开始饱满发亮，芽苞开始膨胀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枝丫的顶端便发出了像羽毛一样的小嫩芽儿。几只麻雀扑棱棱地在枝间飞来飞去，争相啄食……鸟儿吃得理所当然，玩得自由自在，大槐树依然宽厚地静默着，任凭这些“小朋友”闹腾！

记得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，我的腰疼病又犯了，疼得起不了床，而生活上的重重压力也让我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那天夜里，听着窗外的雨紧一阵缓一阵地下，我的泪水也不觉地流淌着。这时，我无意间听到风吹树枝打在窗上的声

音，就想起窗外这棵老槐树来。那些被折断的树枝和被雨打落的鸟巢仿佛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我突然问自己：“大槐树会哭吗？”“我之所以不惧风暴，源于内心的强大，也正因为我能经得起磨砺、扛得住打击，才长成了参天大树！”风雨中，好似传来了大槐树的声音。顿时，我豁然开朗。

与树为邻，在不同的季节能欣赏到不同的风景，也会有不同的收获。它的枝干饱满苍劲，能带给人向上的力量；它的叶子蓬勃茂密，能带给人盎然的生气；它的花穗清新雅致，能带给人宁静的心境；它的豆荚藏着种子，能带给人满满的希冀。一年四季，大槐树都能使人的心灵有所触动。

每天清晨，当我被树上的鸟儿叫醒，总是先拉开窗帘和大槐树对视一笑，仿若老友见面，自然又亲切。我常常想，有树为邻，它带给人的何止是一片绿荫呢？

## 小满食苦滋味长

□张晨

小满有三候：一候苦菜秀；二候靡草死；三候麦秋至。

此时，喜阴的草类日渐凋零，而苦菜与新麦却展现出勃勃生机。因此，小满时节最宜吃“苦”尝“新”。

吃“苦”，是指食用苦菜。《诗经》记载：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“周原膴膴，萑荼如飴”。

其中的“荼”，就是苦菜。

苦菜，也叫苦苣菜，别看它名字中有“苦”字，吃在嘴里，却别有一番风味。宋朝时，诗人王之望本想上山

采摘野菜消磨时光，不料却被苦

菜的独特味道所吸引，挥笔写下“仗马卑三品，山雌慕一簋。朝来食指动，苦菜入春盘”。

然而，对古人来说，清拌的春盘并非苦菜唯一的食用方式。黄庭坚在《次韵子瞻春菜》中写道：“韭苗水饼姑置之，苦菜黄鸡羹糝滑。”意思是将苦菜与黄鸡、粉羹同烹，既解了黄鸡的腻，又淡了苦菜的苦，这样的搭配使荤鲜与素鲜相得益彰。无独有偶，南宋诗人廖行之也有诗赞曰：“味永黄鸡羹苦菜，香清沈水煮榧楂。”可见，这在当时是一道广受欢迎的佳肴。

在我家，母亲常说：“小满食苦，夏日不苦。”每逢春夏之交，家中厨房便不会少了母亲剜来的苦菜。苦菜洗净，蘸着甜面酱吃，脆生生的，苦中带甘，鲜爽至极。若是有些耐心，把焯水后的苦菜放入冷水中浸泡片刻，再切碎与豆腐同炒，一道散发着苦菜清香的“菜豆腐”就做成了。

儿时的我对苦味避之不及，母亲总有办法。她将苦菜融入鸡蛋面糊中，摊成苦菜饼；或是与大蒜肉末爆炒，便成了我童年的美味。长大后我才知道，小满时节吃苦菜，不单单是一种饮食习惯，此时暑气上升，人心易燥，而苦菜恰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止血之效，宛如大自然的恩赐，为我们带来清凉与宁静。枯荣有度，这是生活的智慧，也是小满时节的美好寓意之一。

小满食苦，不仅是一种美食享受，更是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。



扫码关注“洛浦听风”  
畅听《三彩风》栏目美文